

大學時代

施託謨著

綺紋譯

THEODOR STORM
AUF
DER
UNIVERSITÄT

大學時代

THEODOR STORRM

1897

1897

THEODOR STORRM
AUF
DER
UNIVERSITÄT

大 學 時 代

施託謨 著 綺紋 譯

進 化 書 局 刊 行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七 月

大 學 時 代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著 者 Theoder Storm

譯 者 綺 紋

出 版 者 進 化 書 局

總 經 售 華 夏 書 店

地址：上海鳳陽路五二三號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七 月 初 版

洛 累

我沒有姊姊和妹妹，因此沒有人介紹我，去同一般大的姑娘們相交際。但我是上跳舞功課的。這功課每星期教授兩次，在市政廳大堂教授，市長全家也住在市政廳裏面。市長底兒子是我的最要好的朋友，連他在內，我們一起是八個男舞伴，本城文科中學第二班學生全體都在這兒了。但起初女舞伴成了很難解決的問題；第八個身分相當的姑娘，是無法物色的。

可是，市長公子弗里慈想到了辦法。有個女人從前在他家裏當廚娘，現在有甚麼宴會，市長夫人還是請她來帮忙的；她嫁給一個修補舊衣服的裁縫，一個黃面孔的瘦子，這人用的是法國人底名字，他愛到酒店裏吹牛皮，而不喜歡在裁縫棹邊拿針線的。這兩夫婦住在本城盡頭，在『宮殿花園』對面那條街道。那幢小屋子是我們所熟悉的，屋前有株大書提樹，幾乎把門邊那個唯一的窗子完全遮蔽了；我們常在那兒經過，祇爲的偷看一眼那個清秀的女孩子，她總是在幾盆花草背後坐着做針

喬，她在我們的小孩子幻想當中佔據一個重要的位置。

那是法國裁縫底囉的孩子，一個十三歲的清秀姑娘，身上穿的衣服雖然是低賤布料縫的，却給她的母親調理得十分乾淨。淺褐色皮膚和深暗色眼睛，表明是出於她的父親底外國血統；我至今還記得，她的黑頭髮梳得很光滑，低低垂在兩邊太陽穴下面，她的頭本來是小的，如此顯得更加可愛了。

佛里慈和我兩人立刻就商量好了，要洛累·波雷嘉來做我們的第八個女舞伴。我們自然碰到一些障礙。因為當我們提出這個建議時候，那些『小姐』都板起了面孔，不高興說話了；但市長夫人給她的愛子底靈妙手腕拉到我們這方面來，——在這位正直的太太底坦白而果決的性格之下，無論這些小姐如何蹙額攢眉，無論他們的母親——這是更有效力的——如何堅決抗議，都沒有用處。

於是，有天下午，我們就往法國裁縫那幢小屋去了。

以前我時常惋惜，我同我家木匠底兒子絕了交，他的妹妹幾乎天天同小波雷嘉有來往的；我也曾想同他恢復友誼，并到他的父親工場裏去學習一點手藝；因為

克利斯朵夫本是一個忠厚少年，人也很聰明，不過他莫名其妙地憎恨文科中學底學生，憎恨那些『拉丁人』，像他用一種輕蔑口氣所說的，他時常邀集一班志向相同的朋友，在運動場上，同『拉丁人』角力打架，打了好幾次仍然不能終結這個戰爭。

現在我無需要那個介紹了；我們已經走到了屋子前面，踏過那些給十一月秋風吹落的菩提樹黃葉，就是低矮的屋門了。鈴聲一響，波雷嘉太太便從灶間出來迎接我們，她用白圍裙仔細地揩乾了她的手，就請我們進那小住房去。

這位金黃頭髮的矮胖太太，很難令人相信她是那個溫柔的黑頭髮姑娘底母親；我們進來時，這姑娘放下針線跳了起來，然後帶了一種半羞澀半好奇的表情斜靠櫃檯站着。當弗里赫提出我們的請求時候，她的小臉兒泛上了一陣紅暈，我看見她如何睜大眼睛，射出光芒。但她的母親不響，深思地搖搖頭，此時她就輕手輕腳從母親背後溜走了，穿過那個似乎通到臥房的門而消失了。

我看一眼那個棹子，我們進來時候，她就坐在這旁邊的。在那些布條以及其他的女孩子用物中間，放着一雙拉士丁呢做的小鞋子，連鞋面邊緣都做好了，似乎小

姑娘剛才正忙着這件工作。這雙鞋子做得非常之小，我的小孩子幻想不由得連想到穿這鞋子的那雙小脚去；我好像已經看見這兩隻小脚在跳舞，同我的雙脚交叉動着，我要請求牠們稍停一會，但牠們一下跳過來，一下又跳過去，不停歇地在作弄着我。

正當我幻想這些情景時候，波雷嘉太太已經同我的朋友辯論起來了，——我當然讓他代表發言的，——而且把市長太太名字提出來之後，事情也漸漸有利於我們這方面了。

「看哪，跳舞鞋子已經放在那兒！」佛里慈說。波雷嘉先生也是一位鞋匠麼？」

這位裁縫太太搖搖頭。「您知道的，佛里慈，不幸他是一個無所不能的人！明年春天他還要替您修錢哩！——這雙鞋子是他給小丫頭做聖誕節禮物的，此時預先做好了。」

「好的，瑪迦勒，而且我的母親也有一大箱子好看的舊衣裳，您可以裁下來縫

做新衣給洛累穿，每件衣裳至少可以給她做三件的。」

老太婆笑了；但她立刻又嚴肅起來。「我不知道，」她說，「這事情怕不大好；但如果市長太太認為可以的話……」

此時，小姑娘又走進來了，並站在母親身邊。她換了一條白領巾，這是逃不過我的眼的；我又覺得，剛才未曾看見她掛有紅珊瑚珠的耳環。

「你的意見怎樣，洛累？」弗里慈說，當她的母親還在深思，還在遲疑不決時候。「你想同我們一道跳舞麼？」

她沒有回答，但用雙手抱着母親底頸項，低低說了幾句話，她的面孔愈加紅暈起來了。

「弗里慈，」老太婆說，一面輕輕地將那着急的小姑娘推開了，「當初您對我一個人說這件事就好，那時甚麼事情都沒有了。現在您看，您把小丫頭逗熱了，跳到我的脖子上來；我知道她不會讓我安靜一刻的！」

我們便這樣得到勝利了。「星期三晚上七點鐘！」臨走時候，弗里慈還喊一句；

然後，母女二人送我們到門口，我們就走出屋子來了。我們走了一段路回頭看時，惟有我們的小女友還站在那兒，他對我們點點頭，以後就急忙走入屋子去了。

學舞時期

第二天，據弗里慈私下告訴我，波雷嘉太太到他母親那裏去，同市長夫人在藏衣室裏翻騰了好久，然後帶了滿滿一個小包裹，離開他家。

星期三晚上開始跳舞功課。我剛剛從鞋匠和裁縫那裏催來那雙裝有鋼鐵彈簧的鞋子和那件新衣服；我走進大堂時候，衆人都到齊了。我的同學們圍着老教師在窗子旁邊站着；這位跳舞教師用指頭在他的提琴上彈着，依照他的那些學生底要求。我們那些女舞伴，則互相挽着手臂結成一隊，在大堂內走來走去。

洛累沒有在她們隊中；她獨自一個人站在離門不遠之處，憂鬱地望着那些活潑談笑的姑娘，她們在別人的華貴府第中如此自由，如此放浪，而且簡直不理會她。再沒有比青年人更自私自利和更無憐憫心的了。但市長夫人接在我後面走進大

堂來。她向青年男女行了禮，而且，像弗里慈所說的，用她的一種將軍眼光在大堂周圍看過一遍以後，她便走向洛累去，握着她的手。『爲的一對對能配得恰好起見，』她對跳舞教師說，『請您按照身材高低，把男舞伴排起隊來罷！』——然後，當老教師照她的話做去時候，她就走到小姑娘們面前，照樣把她們列成隊伍。驛道站長底金頭髮女兒長得最高，幾乎比其他的人高出一頭，她被安置在我們對面牆邊；但以後就麻煩了。『我不知道，夏綠蒂，』市長夫人說，『你和洛累兩個，那個排在上面好。——我看來，你們是一般高的！』

那個叫做夏綠蒂的姑娘，乃是一位侍從兼法官底女兒，她後退一步。『洛累小姐大概高一點的，她輕輕說一句。

『你怎樣了，小姐，』我的朋友底母親喊，『從你的角隅走出來呀，同洛累小姐比比看呀！』

於是這位『小姐』不得不站上前來，同裁縫女兒背靠着背較比一下；但是——我看得很細心——她居然能夠使得這工匠女兒底黑頭髮不同自己的頭髮相碰着。

這位「小姐」穿的是淺色的衣裳，洛累則穿一件紅黑條紋相間的毛布衣服，頸子圍一條白紗圍巾。洛累衣裳底顏色幾乎太暗了，現出了一點異國情調，但同她是十分配稱的。

市長夫人望着這兩個小姑娘。『夏綠蒂，』她說，『往時總是你做士女班頭；現在要當心哪，不要讓她超出你頭上去才好；我看她是要超出你的。』

聽這幾句話時，我彷彿看見了裁縫女兒底黑眼睛射出了光芒。

過了一會以後，一對對舞侶都配好了。我是男隊中的第二人，因此洛累成了我的舞伴。她微笑着，當她將手伸給我時候。『我們要各方面都跳到的！』我說。——

而我們果真照着這話做了。起初學的『馬楚嘉舞』。在籍一夜功課教完時候，因為一次圓舞沒有跳得好，老教師便用琴弓敲着響盤說：『小波雷嘉！菲力先生！請你們跳一回給大家看看！』於是，當他奏着琴，唱着曲調時候，我們就跳起來了，同她一道跳舞，并無須甚麼高明的技藝，我相信無論誰都不會失敗的。但老教師與高采烈地一聲聲叫好；正直的市長夫人也快活得滿臉含着笑意，靠在她的沙發背上，功

課開始，她就坐在那兒做個全神貫注的觀客了。

夏綠蒂小姐同我的朋友弗里慈配成一對；我很高興，她的活潑的性格，不久就使得弗里慈忘記了他當初對於這裁縫女兒的欣慕了。現在我既然相當地把洛累看作我的私有物，那麼她的美麗和嬌艷，我當然要引為榮耀的，但我發現她的敵手，那個衣裝齊整的夏綠蒂小姐，望了她一眼，望得頗為長久，於是我看出了這美貌的裁縫女兒底保護人，市長太太，有一點想不周到。那雙手套帶在洛累底小手上，太寬大了，而且顯然是洗過了的。

第二天，我一散學回家，便沒有一刻安甯。我急忙打開櫃子，取出我的馬口鐵做的撲滿，搖着，淘着很長久，終於從小縫裏取出一塊銀塔勒爾，連那個紅布條都給我出拉來了。然後我跑到一家鋪子去。——『我要一雙小小的白手套！』我說，從從容容地。

鋪子裏夥計很內行地看看我的手。『第六碼！』他說，一面將手套盒子攔在棹上。

『請您給我第五碼的！』我畏怯地請求他。

『第五碼麼？——那太小了，一定不合適的！』他正要拿手套比較我的手。

我的面龐滾熱起來。『不是我用的！』我說，這時我更加惋惜我沒有一個姊妹，可做藉口。但那附有白綢帶的小手套，展開在我面前，却是我所喜歡的。我買了兩雙。出了鋪子之後，我就尋到一個小孩子。『請你到洛累·波雷嘉那兒去，說市長太太問她好，還送她兩雙手套做跳舞時候用的！以後你回來告訴我，我在街角等你。』

十分鐘之後，小孩子回來了。

『怎麼樣？』

『我交給老太婆了。』

『老太婆怎麼說？』

『她說：太多了，市長太太今早已經送來一雙了。』

『好的，』我想，『她不會發覺的。』

第二次跳舞功課時，洛累就帶起了新的手套；我不知道是我送的還是市長夫人送的，但這手套妥妥貼貼地包着她的纖細的手腕；現在，沒有人比這穿黑衣裳的洛累更加高貴動人了。

★

★

★

跳舞功課照常地進行。『馬楚嘉舞』學會之後，接着就學『對舞』，這回是弗里慈和洛累配成一對。——洛累和其他姑娘們的關係還是不好的，我祇見她有幾次同那個長姑娘燕妮坐在一起談話，燕妮在這些姑娘當中年紀最大，而且我相信，也是最懂事的；回家去時，這兩入本須同走一段路，有一次燕妮曾經挽了裁縫女兒底手臂走着。此外，跳舞休息中間，洛累總是單獨一個人站着的，除非是老教師帶着他的提琴走到她跟前，去，表演他少年時代流行的這種或那種舞法，給這位得意門生看，爲的將舞術上最微妙的技藝傳授給她。我常常向她偷瞥一眼。她表面上裝做滿不在乎地聽老頭子說話，祇時時擡起黑眼睛望他，或者安靜地祇用一種暗示的方式模仿着他的一種舞術姿勢。可是當我們入場跳舞而師父開始奏起琴來時候，就完全

不同了。她雖然好像除了跳舞底踏步和轉灣種種姿勢之外不想別的事情，她的眼睛幾乎是向着遼遠的地方望去；但是，當她的思想似乎超越塵凡時候，她的嘴笑了，她的一雙小腳像遊戲一般無聲無息地在地板面上飄過去。——『洛累，你在那裏呢？』每逢在圓舞中，我伸手給她的時候，我總要問這一句。——『我麼？』她答，像夢中醒轉來神氣，把她的黑頭髮抹到腦後去，此時迴旋的跳舞已經使她遠離我了。——現在，當我聽到濟爾塞外國民歌中西班牙舞調時，我還是要想起她的。

對於我——我並不否認——却有某種麻煩的事情，就是自從上跳舞功課以來，那個法國裁縫便特別同我親近了。他一碰到我，無論在街道上或在散步地方，總要攔着我，大聲地同我談了很久話。第一次談話時，他就告訴我：他的祖父是路易十六時代巴黎推耶里宮的掌爐官。

『是的，菲力先生，』他說，歎了一口氣，并獻他的瓷鼻煙壺給我，『一個舊家衰落了，成了這個樣子！但是我的洛累——，您明白的，菲力先生！』他從袋裏取出一方有花花綠綠格子的手帕，揩拭那兩顆小黑眼睛。『不知尊意如何！我是個

窮光蛋，但小孩子，——她是我的寶貝，我的心底偶像！」於是他眯眯眼，投射一個父輩的眼光在我身上，彷彿他要我加入這個衰落的舊家去的。

最後一次跳舞功課快到了，這次要擴大成爲一個小跳舞會。各人父母都被邀請來看跳舞；在我方面，祇有我的母親答應來，父親因爲職業關係——他是私家醫生兼本城官醫——不參加任何社交的。黃昏一到，我已經等得不耐煩了，還未到預定鐘點，我就走入市政廳大堂去，今天那裏牆壁上燈臺都點了火，冕形的玻璃吊燈上一切蠟燭也燃起了。我向周圍一望，便看見了洛累孤單一個人，背對着我，站在一個窗子旁邊。她聽到閉門的聲音，嚇了一跳，一面似乎在趕忙從手上卸下一個金飾物。我走向她跟前去，我看見那是一隻手鐲，她無論如何解不開上面的鎖結。

『何必卸下來呢，洛累！』我說。

『那不是我的，』她回答，很難爲情地，『燕妮忘記了，放在這裏的。』

沒有光澤的威尼斯金做成的雅緻的玫瑰花朵，放在她的纖細的褐色手腕上面，十分合適。